

四明山志卷一

甬上后学李暉 订

遗献黄宗羲 辑

侄 炳

男百家 全校

名 胜

余姚南有山二百八十峰，西连上虞，东合慈溪，南接天台，北包翠赜，中峰最高，上有四穴，若开户牖以通日月之光，故号四明。司马紫微曰：“第九四明山洞，名曰丹山赤水洞天，真人刁道林治之。”其初总名天台山，故孔灵符《会稽记》曰：“天台山旧居五县之余地，五县者，余姚、鄞、剡、台、宁也。”梅福《记》曰：“四明山周围八百余里。”后割天台，而别为四明，则天台与余姚悬隔，四明之周围亦止一百八十里矣。一名鬼藏山，李思聪《洞渊集》曰：“秦时驱山塞海，鬼神劳役，奔入四明不出，因名鬼藏山。”一名勾(句)余山，《山海经》曰：“勾(句)余之山无草木，多金玉。”郭璞注：“今在会稽余姚县南，勾(句)章县北，二县因此为名。”《晋地理志》曰：“余姚有勾(句)余山在南。”至《唐书·地理志》，则易以四明山。今二县相界别无勾(句)余。晋唐之《志》二名亦不并列，固知为一山矣。王应麟《七观》曰：“东有山曰勾(句)余，实维四明是也。”但今山于余姚、勾(句)章皆在南，而郭云勾(句)章北者，指当时故城而言也。

元危素铭曰：“越山之峰，石穴玲珑，天欲雨，浮云蒙。真人上升遗木履，潺湲古洞闻流水，白鹤徘徊，旌盖戾止。玉童采得青棂子，子能食之可不死。史素作铭，式告千祀。”

仗锡山 有方石高十丈，阔一丈，危举道旁，磨崖刻“四明山心”四大字，乃汉隶也，谓之屏风岩，或讹其声为“鸾凤”。北去一里为仗锡寺。寺内有井，昔之龙池也。稍东为西岭，石桥跨涧上，巨石数仞出其上，刻曰“过云”。唐谢遗尘言，山中有云不绝者二十里，民家云之南北，每相从，谓之“过云”。盖自仗锡至雪窦，数十里皆谓之过云，不止二十里也。自仗锡而北谓之云北，自雪窦而南谓之云南。西岭乃南之始，北之终，故镌于此。巨石塞涧，高数仞，瀑分六道而下，愚斋戴洵名之曰“六龙泉”。巨石三级，级高数十尺，刻曰“三峡”。又有巨石数仞，一隙可通往来，上有题刻，大字曰“再来石”，小字则《心经》也。宋僧修己尝悟前生诵《心经》此石下，俗呼为“小四窗”。山顶有佛手岩、中峰岩，俱有刻字，湮灭不可读。其曰中峰者，五峰相次，谓之芙蓉，仗锡在五峰之中也。西岭之下为皂荚坞，汉刘纲从皂荚树上飞举，此名坞之由。然刚(纲)之升仙在大兰山，坞去大兰不远，是其相属，未必当年故处也。西岭之内有石刻“潺湲洞”三字者，潺湲洞今之白水宫是也，此为妄刻。

明王守仁《仗锡道中》诗：“山鸟欢呼欲问名，山花含笑似相迎；风回碧树秋声早，雨过丹岩夕照明。雪岭插天开玉帐，云溪环碧抱金城。悬灯夜宿茅堂静，洞鹤林僧相对清。”又：“每

逢佳处问山名,风景依稀过眼生。归雾忽连千嶂暝,夕阳偏放一溪晴。晚投岩寺依云宿,静爱枫林送雨声。夜久披衣还起坐,不禁风月照人清。”徐爱诗:“飞锡开山旧有名,林深草合路今生。岩溪万叠尽围寺,雷雨一番初放晴。石溜(榴)泠泠侵夜枕,风蝉历历动秋声。梦魂迥与尘寰隔,煮茗焚香僧亦清。”

徐学诗《仗锡石桥》诗:“游兴年来不惮高,芒鞋踏树复攀条。危梁架壑泉如瀑,古木号风秋未凋。往处姓名惟尔汝,随身行李只箬瓢。此行小试登山脚,欲向罗浮访铁桥。”

龙池,徐学诗云:“白云深护万峰尖,涧壑阴森不受炎。灵沼苔荒留古刹,清泉竹溜映疏帘。千年神物归何地,此日僧家蹙近檐。俯首渊然空怅望,固知能跃亦能潜。”

再来石,戴洵诗:“见说三生夙有灵,再来太白尚留名。往还自得阿罗果,安忍只凭《般若经》。百劫屡更真不坏,一尘净洗绝无生。年年独向岩中听,恍惚如闻礼诵声。”

过云,陆龟蒙、皮日休诗,别见《九题考》。明沈明臣诗:“缥缈路常封,时时春气浓。看衣疑带雨,到寺只闻钟。不见高秋月,难扞白日峰。探虚吾欲老,来往藉孤筇。”

障龙岩 中有石穴,为龙所藏。

杀羊岩 赤壁数里,与溪流相映,相传仙人剖羊血渍为此。然根于鸿致,是丹山赤水之证也。

寒草岩 俗讹为韩采岩,而别出寒草岩于东面,非也。岩石嵌崿临溪,溪阔数十丈。左为寒草洞,初偃而入,徐可仰视,右为钓台。

元铁充之诗:“寒草岩前春色稀,桃花无数映清溪。吾行已到仙家窟,不比渔人此路迷。”

石窗 土名大俞,从此而上,鸟道万丈,度索空行。山南有石室,高五尺,深倍之,广如深而六之,中界三石,分一室而为四。其谓之窗者,俯临无际,自下望之,犹楼之有窗也。谢遗尘云:“有峰最高,四穴在峰上,每天地澄霁,望之如牖户,相传谓之石窗,即四明之目也。”危素云:“中峰最高,上有四穴,若开户牖,以通日月之光。”皆是也。谢康乐《山居赋》注:“四明方石,四面自然开窗,窗固有四,总在一面,以四窗为四面。”康乐亦据传闻,未尝亲见耳。明戴洵作《石窗辨》,一言其险远。名山灵岫,岂以险易分优劣乎!二言:“余行天下,见此甚多,何足云奇?”然石室虽多,而无所附丽,穴壁以入,则石窗之奇也。三言:“去仗锡半里,一峰绝高,四面群山环如城郭,中间更无遮隔可称。”四明,正以四望通彻如窗故也。夫大俞、仗锡皆当明山之中,东西南北各有七十峰,故二地山顶登之四望,而面面如城堞者,莫不皆然,何独仗锡一峰乎!就令如窗,又何取于石?原洵之意,以大俞分隶余姚,不欲使四明主山为他邑所有,移之入鄞,亦愚公之愿力也。昔刘晨、阮肇遇仙女于此,是时此山但名天台,故云“刘、阮入天台”。其后分之为四明,则以此事归之天台,而石窗之迹无有知之者矣。

唐刘长卿诗:“四明山绝奇,自古说登陆。苍崖倚天立,覆石如覆屋。玲珑开户牖,落落明四目。箕星分南野,有斗挂檐北。日月居东西,朝昏互出没。我来游其间,寄傲巾半幅。白云本无心,悠然伴幽独。对此脱尘鞅,顿忘荣与辱。能笑天地宽,仙风吹佩玉。”明张瓚诗:“七十峰峦起碧空,巍然石顶四窗通。光分日月玲珑处,气吐烟云远近中。西控稽山低莽苍,东临蓬海接鸿濛。自从刘阮游仙后,溪上桃花几度红。”唐之淳诗:“会稽东南秀,四明名更佳。蜿

蜒三百里，惨淡青莲花。伊昔天地初，山川始萌芽。六丁运神斧，斫削如人家。西牖遗古制，玲珑吐云霞。侧闻刘樊徒，于此炼丹砂。耕烟种青棗，结实大于瓜。挥手谢众士，身登凤皇车。至今石窗底，青天守龙蛇。玉女四五人，绿发垂鬢髻。时来听潺湲，意态静不哗。我夜闯其傍，月黑星如麻。顾惭无灵气。怅望空咨嗟。”

大兰山 汉刘纲、樊夫人，弃官学道，师事白公，道成而飞举于此，故又名升仙山。其遗履堕地化为卧虎，故又名伏虎山。山顶平广，可以走马，则伏虎者其形似，后人因而传会之。山多青石，剖之皆有七窍，故又名孔石。其樊榭，则樊夫人之所立也。升仙之后，后人即其地建祠宇以祀之。齐孔祐隐居此山，尝见谷中有钱数斛，视之不异瓦石。有鹿中矢来投于祐，祐养其创，愈而去，因建鹿亭于祠宇之侧。陈永定中，有敕建观，遂改祠宇为观。樊榭、鹿亭皆在大兰山。自唐陆、皮分咏，疑若两地，有言樊榭在梨洲者，皆非也。咸通元年六月，剡贼裘甫伏诛，其余党刘从简率壮士五百，奔至大兰山，据险自守，逾月始去，今俗呼为走马岗者，岂其因于此与？

宋谢翱《樊夫人上升》词：“石螭黏窗秋见海，山鸡夜啼弄花彩。王孙吹笙导夫人，青发凌风素霞在。雨尘离地白浩浩，河西种星榆树老。海桑童童日出归，衣湿上池洗头草。”

明沈明臣诗：“仙人刘伯常，铜墨弃如屣。秉心事白君，吐纳投玄理。炼石青霞区，餐髓丹峰里。夫妇获秘术，鱼獭相嬉戏。升仙谢乔枝，堕虎乃故履。事阅千秋往，炯迹垂外纪。山遐白日旷，虬蛭驾谁驻。吾谣《白云》章，冯风一相寄。”

樊榭诗：“云翹有遗榭，言寄五霞中。五霞绚天地，照耀金银宫。日月飘佩纒，步摇鸣天风。虹蜺作高梁，白榆树前墉。粲粲启玉齿，言笑陪仙翁。岂邀萼绿华，相往邀崆峒。或引董双成，骑风凌八鸿。愿言蜕凡骨，下汝以相从。飒然回风至，盼睐空濛濛。”

鹿亭诗：“孔祐今何处，空山有鹿亭。路生迷宿草，天远落寒星。春雨茸茸绿，烟峰漠漠青。放麕嗟往事，深竹故啼猩。”

奔牛陇 西面七十峰总名，连余姚、上虞二境，自太平山发源，出为姚江。江东之山，皆谓之四明也。

伏龟山 其山状如鸡子，有三朵、五朵峰出没烟霭中。今三朵，《余姚志》讹作三孕，又无地以实之，盖即羊额岭上之三台峰也。有石室，传为汉张平子所居。道书言其割木此山，有板木三五堆，作紫金色，常有云霞覆之。其后张充拾得五寸，至会稽太守处，削作蝴蝶，便冲天飞去。此可留为谈助，不必核其虚实也。五朵即芙蓉峰。

白水山 飞瀑注壑，奔扬滯沛，数里之内，时有雾露沾人，所谓潺湲洞也。初，白君有仙术，隐于洞侧。后汉下邳刘纲为上虞令，弃官同妻樊氏云翹从之学道，亦遂居于此。其后飞举于大兰，乃建观于飞举之地。唐天宝三年，遣使祷祠，病大兰险远，敕道士崔衍、处士李建移祠宇观于潺湲洞外，从刘、樊之故居。宋政和六年，徽宗书其门榜曰“丹山赤水洞天”。绍兴中，许岁度道士一人，以甲乙传次。嘉熙初，理宗祀会稽龙瑞宫求嗣，分藏金龙玉简。明永乐十三年，诏道士朱大方绘图入览。自陈永定至永乐，历八百五十余年，而观未尝废。考之正、嘉间之游记，观已不复存矣。约其废日，不过此数十年之中也。观之盛时，有石田山房，有清

晖亭,皆元道士毛永贞所筑。山之左右曰石屋,曰云根。元曾坚云“石屋、云根间有瀑布,如悬河”是也。其流为洗药溪,亦名紫溪。瀑布之上为羊额岭,崇宁间进士孙彦温凿险通之。《神异记》曰:“余姚人虞洪,入山采茗,遇一道士,牵三百青羊,饮瀑布水,曰:‘吾丹丘子也,山中有大茗,可以相给,他日瓠杖之余,幸不忘也。’洪因立茶祠,是后往往获大茗焉。”此岭之所以名羊额也。其以为天台故事者,由四明之初未尝别于天台故耳。《余姚志》以为刘、樊乘羊过此,杜撰甚矣。石壁多题名,皆磨灭不可读,儿子百家辨其一:“宝祐乙卯暮春之杪,上虞刘用父、山父、龙父、丰德肤、白云山人郭仲休,由锡、雪回丹山,憩飞瀑之下,分石列坐,浮觞清流,视永和暮春觞咏,其致一也。主山水施若识。”

夙素《白水观记》:至治间,余读书信之龙虎山,适里中朱贞一先生同馆舍。其门人毛君永贞执侍左右,退则过余从容款洽。既去,隐余姚山中,声迹邈不相闻。后二十有八年,其徒吴国珙来京师,请铭其所居四明山,始询君无恙,既叙而铭之。又后一纪,先生门人薛毅夫携所刻此图,复请书其所未备,于是与君不相见者四十年矣。顾余窃禄班行,汨没尘榻,闻君飘然高举于海岸孤绝之地,志虑凝重,无毛发外求于世,恒慕羨之。所谓上虞令刘纲夫妇登真,隐者孔祐化钱疗鹿,唐玄宗迁祠宇,陆鲁望、皮袭美倡和,宋徽宗书“洞天”之榜,建玉皇殿,投金龙玉简事,此叙之所及者。若乃旧祠宇之所见者,有升仙山、升仙木、云南、云北、过云。《会稽志》谓谢遗尘隐于南雷。今有大雷峰,图之所未有者。观图有三台峰、云根、石屋、龙湫、洗药溪、潺湲洞。《四明郡志》则云,东北百三十里,涌为二百八十峰,中有三十六峰,东西南北各有门,由余姚言之为西四明,则叙所未书者。宋虚静天师张公之门人吴真阳,学于龙虎之三华道院,号曰混朴子,来游是山。徽宗以丹林郎凝神殿校籍召之,不起,封刘纲升玄明义真君,其配樊夫人封升真妙化元君。丞相张魏公与吴君门人朱孔容交,表为真人。孔容之后世以甲乙传次,此亦叙所未书者也。君构清晖亭于瀑布之下,营石田山房以自休息,在余作铭之后,其赋咏留山中。唐自陆、皮之前,有孟东野、刘文房,宋有谢师厚而下若干人,迨国朝黄文献公面下若干人,君又将刻而传之。按《会稽志》云,俗谓之白水宫,又云有《白水观碑》,盖“祠”、“宇”、“观”字义重复,故今当称为白水观。余得乡贡进上番易徐勉之《保越录》,越之祸乱极矣,四明之山,风尘不惊,君优游其间,甘食而安寝。古所谓武陵桃源者,信有之矣。故为之记,使与铭并刻之。君字善卿,薛君字茂弘,相其役者潘文信、盛元朴、许用和。至正二十二年三月丁未朔。

东明山 四明之水口,有东明寺,有怡愧书院,宋孙一元建,以为炉溪文社,黄东发、方达材曾读书于此。有孝子祠,祀至元石明三者也。孝子母,陷虎口,持斧入虎穴,格杀四虎,最后与一虎转斗,人虎俱毙。

姚山 在姚巷,有宋孙子秀别业。其莲池久淤为田,禾苗之中,杂生莲叶,探之未尝有藕,盖数百年不绝也。

孙炳炎《题元实(子秀字)弟姚山别业》诗:“别业依嶙峋,幽居寓日新。闲花繁覆砌,静燕语通人。野翠生窗晓,林香入户春。愿因长老祝,持以对芳晨。”

明孙继先《四明山居》诗:“机息千山静,身闲一羽轻。果垂园鼠走,稻获野鸡鸣。地僻人

无迹,林幽鸟有声。自然成野趣,不必问升平。”

建峒岙 有石屋,有石蟹泉,其山曰石井。有唐学士汪亮之墓。其岭曰谢公,以安石得名。建峒产茶,而谢公岭尤为名品。

白云山 唐僧岷云居于是山,恒有白云覆其屋上,因以名山。有乐安侯墓,五代之孙郃也,唐末为左拾遗,朱温篡位,著《春秋无贤人论》,归隐此山。

宋孙嘉《酬汪将军同游白云山寺》诗:“将军恒爱客,载酒喜行游。山殿晴云落,天香静磬浮。嘉莲艳宝水,甘露降灵楸。征古一为瑞,清修思更幽。”

王商翁诗:“幽人何处住?古寺白云高。向路不知远,到山方觉劳。半窗看竹石,一枕听松涛。我亦清幽者,烹茶读《楚骚》。”

明黄尚质诗:“古寺云林迥,溪流石径斜。满篱斑竹笋,半壁紫藤花。市远难酤酒,僧贫足办茶。相看坐良久,襟袖起青霞。”“一尊野寺三年约,十里溪风九月来。曲径晴沙摇白菊,古碑遗篆见苍苔。天分萝薜秋逾迥,门掩松云午未开,醉卧禅堂不归去,月明有梦到蓬莱。”

东山 此谢文靖所居之山也。今以上虞东山为文靖所居者,非。盖在上虞者,谢玄之所考卜,在此地者,文靖之所栖迟。按康乐《山居赋注》:“余祖车骑,建大功淮、肥,江左得免横流之祸,及太傅既薨,建图已辍,于是解驾东归,选神丽之所,以申高栖之志,经始山川,实基于此。”若是文靖故居,则车骑踵武,安得复云“经始”耶!此文靖东山不在上虞之证也。《高僧传》曰:“支遁先经余姚坞山中住,至于晚年犹还坞中。或问其意,答云:谢安石昔数来见,辄移旬日。今触情举目,莫不兴想。”宋楼扶曰:“过姚江而南,村以许称,即玄度所居里。”史言文靖寓居会稽,与高阳许询、桑门支遁,出则渔弋山水,入则讽咏属文。此山与支、许所居密迩,与史正相符合,可以证文靖之东山非异地矣。且其地之清贤岭、谢公岭,无不以文靖得名。旧经曰:“梁征士魏道微,修道得仙于谢安山。”而杜光庭《福地记》云:“四明山在梨洲,魏微上升处。”又足以证文靖东山之在四明也。有石洞,一石孤竖,上负奇岩,蟠际数亩,其腹空,洞中多纡曲,愈入愈深,若真以蔷薇为文靖故事,则此洞足当之矣。李太白“不到东山久,蔷薇几度花”,此偶以金陵东山所见而言,乃上虞东山于山麓小坎,缘饰为蔷薇洞,可笑也。

宋孙子秀《早春游东山石洞》诗:“穹石丹崖出,攒峰万壑回。占苔阴洞寂,新雨绿波开。渡绝移丛筱,飞春泛落梅。东山有夙尚,且尽手中杯。”

明孙晖《登四明花石窠》诗:“远意忽不惬,孤高可奈何。风烈历境险,云黄出海多。天鸡应清响,嗤蛭封烟萝。仙翁倘可遇,看棋认斧柯。”

贺溪 晋贺循寓此。明初倪原道安道好客,名士多集其家。

宋元僖《贺溪即事》诗:“倪氏书楼北,清溪曲曲流。主人能好客,酿酒续茶瓯。”“前后山溪合,东西户牖开。初阳晴看画,新月夕衔杯。”“俗客无缘到,前溪隔世尘。三冬曾下榻,犹忆董山人。”董仲裁,天台人,深于地理。“风流吴老子,作画爱梅花,醉看西窗影,更阑候月华。”吴季章,姚人。“滑公江海客,频到贺家溪。采药行云际,吟诗过水西。”滑寿,字伯仁。“朱老金鳌客,王仙白鹤来。长留诗卷在,不掉酒船回。”朱伯言,名右,天台人。王叔雨、王熙阳,括人。

白云山 有凤鸣洞,两崖石壁裂而成洞。先忠端公曰:双峡陡开,峭壁嶙峋插天中,豁然窈渺。洞口可容两人,上有危石,圆而硕,嵌空悬覆,冉冉垂堕状。瀑水由石罅直穿数十丈下,其声如崩雷驾浪,人莫敢即。稍稍近之,大者冰雹,细者云雾,波光眩目不定。已复仰视之,顶穿见天光,如冰裂。有古木大合抱,扶疏穿际,似荇藻凝结冰中也。相传有真人吹箫而下,其音若凤鸣,此洞其炼丹处也。石上题名有:“敲开石壁曾飞饮,炼得金丹不卖钱,壬戌五月丁未日,滕悦颜辛刻。”其祠为女冠像,士人于此卜梦焉。

先忠端公诗:“谁开灵境绝人寰,片片芙蓉似翠鬟。天外林香双袖里,空中仙阁万峰间。参差树底流钟磬,滴溜泉声杂佩环。怜我尘缨犹未解,今朝疑缀上清斑。”余有诗云:“古虞十里城南路,柳绽梅开到凤鸣。洞泻流云河汉远,山藏古庙雪霜清。几年掘药凌峰意,还愧挨肩叠足行。今日读君诗卷罢,此身恍已隔三生。”

象田山 周五十里,号小天台,以象耕鸟耘,为虞帝之遗迹也。

明黄宗会诗:“杖头已拨千峰雾,入水拖泥何处去?岭头日落黄芦暗,老麕呼风毛欲竖。岭底溪深泥正紫,中有幽人草茅住。长年袖钵垂手归,濯足溪头弄新句。天寒路冻绝无人,鏖头鏖然掘枯芋。我来一笑调偶同,摩挲寒崖数烟树。深夜孤灯倒牛筐,戛更病雁亦哀诉。雄峰大刹列相望,两宗法席纷旁午。子独何为饿穷谷,笑勘诸方都不顾。垂钩岂解钓狞龙,玄赏时与古人遇。”

钓台山 传为陶弘景。凡山中钓台,必有人以实之,皆附会也。徐学诗曰:“上虞直南四十里钓台山,有双石笋,临倚山峤,参差并峙,高各数百尺。其颠有异花,开时烂若霞锦。宋高、孝二宗殂落,连岁不花。王十朋《会稽赋》所谓花含戚者,此也。余生则未及见花。而颠有古松,挺然独秀,严冬大雪,殊为可玩。”又有象鼻洞,状似石梁。

钓台,宋华镇诗:“仙客乘槎学钓翁,劈波时跃锦鳞红。浮槎不到寒江上,松叶泠然自好风。”

石笋,宋齐唐赞:“峨峨双石,百仞剑立,下无根柢,对若拱揖。若梯太山,将窥金绳,如架倒景,遂登青冥。擎捧日月,触挈风霆,雕鹗胁息,猿猱骨惊。我闻帝轩,洞庭张乐,建牙植虞,太音乃作。抑盘古死,膏川体岳,遗簪坠笏,挺持磨错。史失其传,人遗万年,得非兹石,遗像在焉。惟岳有神,凭灵泄怒,诞作忠贤,畜为雷雨。若岁大旱,群氓失怙,六龙歛驾,振起枯腐。惟石之颠,花萼烂然,攒峰翠环,烧空火鲜。我宋定鼎,三后陟天,四海遏密,萎疏不妍。上御宸极,花复蕃息。石乎神乎!与国休戚。倚松徂徕,祈柏新甫。作庙奕奕,俾万民睹。有稷惟馨,有酒惟醑。牲牡孔硕,坐奠两庑。千区万畴,禾黍油油,神来云兴,神去雨收。滋衣食源,消冻馁忧,扞我大患,无貽神羞。”

明王守仁诗:“云根奇怪起双峰,惯历风霜几万冬。春去已无斑箨落,雨余唯见碧苔封。不随众卉生枝节,却笑鲛花惹蝶蜂。借使放梢成翠竹,等闲应得化虬龙。”

象鼻洞,王国祯诗:“瞻彼象鼻冈,逶迤石棱瘦。花深浑欲舞,竹动时能吼。气浮云汉合,岁古莓苔旧。应自忆京华,金门仁清漏。”

宝盖山 钓台之北,唐僧乾峰居此。山有祥云之异,因以名之。

太岳山 晋末帛道猷所居。初入山时，乘青牛而至，故溪名隐牛，标其足迹。《高僧传》但言猷居若邪山，不言太岳山，岂是时凡会稽之山皆可以若邪概之邪？

江公亮诗：“乱山深处有招提，古木层阴白昼迷。好是道人岩畔月，夜深清照隐牛溪。”

太平山 跨余姚、上虞二境。孔灵符《会稽记》曰：“余姚江源出太平山，随潮至浹江口入海，东连四明，南接天台。”孔臯《会稽记》曰：“四角生木各种，或檫，或梓，或楮，或榲，不相揉杂。三阳之辰，花卉代发。有炼丹石三：一方石，广数丈，二圆石，类釜白。方石空起，下施支石，相传吴于吉之石室。吉有神书百余卷，号曰《太平青策》，因此山也，今误为葛洪。晋谢敷、齐杜京产居之。”晋书曰：“谢敷字庆绪，入太平山十余年。镇军郗愔召为主簿，台征博士，皆不就。”陶弘景《太平山日门馆碑》曰：“日门馆者，东霞起晖，开岩引烛，以为名也。先是，吴郡杜征君，声高两代，德贯四区，教义宣流，播乎数郡，拓宇太平之东，结架菁山之北，爰以此处幽奇，别就基构，栖集有道，多历年所，今亦有称日门山者，因于馆名也。”《华阳本起录》曰：“陶弘景于永明庚午年，东行浙越，处处寻求灵异，到余姚太平山，谒居士杜京产。”此其作碑之时也。元末刘履避地此山，补注选诗。

晋孙绰铭：“巍峨太平，峻逾华、霍，秀岭樊绮，奇峰挺嶠。上干翠霞，下笼丹壑，有士冥游，默往寄托。肃形枯林，映心幽漠。亦既观止，涣焉融滞。悬栋翠微，飞宇云际。重峦蹇产，回溪萦带。被以青松，洒以素瀨。流风停芳，祥云停霭。”

齐孔稚圭《游太平山》诗：“逸放追幽踪，寻奇赴远辙。制芰度飞泉，援萝上危岵。万壑左右奔，千峰表里绝。曲栈临风听，鼓檐倚云穴。石险天貌分，林交日容缺。阴涧落春荣，寒岩留夏雪。昔闻尚平心，今见幽人节。志入青松高，情投白云洁。泛酒乘月还，闲谈迨霞灭。接赏聊淹留，方今桂枝发。”

菁山 谢康乐《山居赋注》：“三菁，太平之北；太平，天台之始。”《日门馆碑》所谓结架菁山之北，皆指是也。当姚江导源名为菁江，历上虞境尽，始为姚江。故唐权德舆诗云：“越郡佳山水，菁江接上虞。”三菁者，上中下也。

黥山 与太平对峙，其山深僻，数峰天际，有三龙潭，崩湍次第而下。中潭之颠，奇石横空，激水答响，姐溪出焉。

宋夏庚金诗：“探奇来向黥山观，洞府深深风雨寒。云影有时头角露，醉眸回作画图看。”

驱羊山 南面七十峰总名，状如驱羊之势，其俯者曰“蹲羊”，属乘、奉化二邑。

梨洲山 晋孙兴公与兄承公同游于此，得梨数枚，人迹杳然，疑为仙真所遗，故名。其地曰梨洲。兴公《天台赋》曰：“涉海则有方丈、蓬莱，登陆则有天台、四明，皆玄圣之所游化，灵仙之所窟宅也。”是盖身逢玄怪，非虚言也。杜光庭《福地记》曰：“四明山在梨洲，魏道微上升处，为第五十九福地也。”四明既在第九洞天之数，而又列福地者，此专指梨洲为言也。《十道四蕃志》曰刘纲与夫人升仙处，故有指樊榭在梨洲者。事远难稽，岂当时大兰之称，可以统群山乎？山麓有碑云：“周回八百里，二百八十峰，峰峰相次，中顶五峰，状如莲花，近星斗。”亦不知何人所刻。石窗之水出于梨洲，其草木多异，有胡桃、天蓼。有坡曰响石坪。

元戴表元《响石坪》诗：“苍茫一片莓苔地，随意触来还有声。定是战坑余箭戟，不然琴屋

